



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举行 谷爱凌以微弱劣势摘银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2月9日晚,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进行的米兰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中国选手谷爱凌以0.38分的微弱劣势获得银牌。

当天的比赛,北京冬奥会该项目亚军谷爱凌第11位出场,使用了此前她未用过的全新动作,第一轮获得86.58分。她在第二跳出现失误拿到

23.00分,之后在第三跳出发后再次失误仅获1.65分,最终以三跳中的最好成绩86.58分收获银牌。瑞士选手格雷莫德以86.96分成功卫冕。

在完成坡面障碍技巧比赛后,谷爱凌和她的团队会有一段调整和备战的时间,然后在北京时间2月15日参加大跳台的预赛。而在大跳台比赛结束后,就将来到她最强势的U型场地技巧比赛。

站上冬奥赛场 完成一次隔空“拉勾”

时隔20年,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重返冬奥会男子5000米赛场。

等候发令枪响时,19岁的刘瀚彬向着头顶挥舞右手,随后他轻轻勾起小拇指,像是在隔空与谁完成一次拉勾。

最终,他以6分24秒25的成绩冲过终点,领先同组出发的日本选手佐佐木翔梦,在全部20位选手中排名第17。

疾驰5000米后,走进混采区的刘瀚彬仍然微微喘着气,但眼底亮着光。被问起赛前那个特别的拉勾动作,刘瀚彬轻声道出了背后的牵挂。

“我从小跟着姥爷长大。他希望我滑冰,但他在七年前去世了,他没能看到我参加奥运会,也没能看到我进国家队,所以这是我跟天上的他履行的约定。”

6分24秒25,这个成绩在刘瀚彬参加过的平原冰场赛事中并不算亮眼。但对于两个月前还曾在比赛中晕倒受伤的刘瀚彬而言,能顺利完赛,已是一种圆满。

“我觉得今天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达到了我今天最好的状态。(赛前)我不知道这次我会比成什么样,但我滑完之后,还能战胜(同组)对手,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他说。

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项目向来是欧美选手的统治领域。中国运动员上次站上冬奥会该项目的赛场,还是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当时高雪峰以6分44秒78获得第25名。这一断,便是20年。

为了这个久违的参赛资格,也为了兑现与姥爷的约定,刘瀚彬在训练场上不敢有丝毫懈怠。2025年底,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世界杯比赛中,他以6分11秒10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全国纪录,同时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

回望那个改写历史的瞬间,刘瀚彬依旧动容:“心里说不出的感觉,就是想哭。”

从7岁接触滑冰,到19岁站上冬奥会赛场,刘瀚彬对滑冰的热爱始终赤诚。“这是我氛围最好的一场比赛,我完全享受其中,怎么‘淤作’(吉林方言,意为舒适、自在)怎么来。”

长距离比赛向来是体能、技术、训练方法与临场发挥的综合较量。尽管这个领域并非中国选手的舒适区,但自接触速度滑冰以来,刘瀚彬始终专注于5000米和10000米的项目。

“长距离(比赛)时间更长,你更能享受比赛,更能感受在这个冰面的技术动作,感受一切。你能听到赛场上的欢呼声,能听到所有支持你的人给你喊‘加油’。”

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刘瀚彬第一时间向着正前方挥舞五星红旗的观众挥手致意。“在异国他乡比赛,看到国旗就像看到自己家里来人了一样。”这份来自祖国的温暖与支持,也是他一路坚持下来的力量源泉之一。

谈及时隔20年中国队重返该项目冬奥赛场,刘瀚彬谦逊地表示,前辈们也非常优秀,这次能有所突破,得益于训练方法的改进。

“我感到非常荣幸,是我拿到了这个参赛资格。我也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我觉得中国队很快就会和世界速度滑冰5000米接轨了。”他说。

本届冬奥会,刘瀚彬的征程尚未结束。接下来,他还将亮相男子1500米和集体出发比赛。

刘瀚彬的微博账号叫“成成小飞侠”。正如这个名字,在米兰的冰场,他用一场“淤作”的滑行,兑现了无声的约定,也突破了自己。

“我在享受比赛,我觉得我已经‘飞’起来了。”他说。

据新华社

这条雪道上 冬奥英雄出“老年”

45岁的“放牛老哥”罗兰·菲施纳勒,又一次踩着单板,站在了奥运赛场的出发台。这是他的第七次奥运之旅。

“放牛老哥”并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一份正经的工作。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主页上,菲施纳勒这样介绍自己:“Snowboarder and Mountainfarmer”。前面的snowboarder不难理解——单板滑雪运动员;而所谓“mountainfarmer”,是阿尔卑斯山区常见的一种职业,指长期在山区从事农牧业及相关经营的人,俗称“山地农牧民”。

菲施纳勒常年生活在意大利南蒂罗尔州的多洛米蒂山区,家就在富内斯山谷。赛季之外,他在山里养牛、打理农场,也经营公寓接待前来徒步或滑雪的游客。比赛来临时,他把这些暂时放下,换上雪鞋,走进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的出发门。

在8日进行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平行大回转资格赛中,这位45岁的老将滑出了全场最快成绩。

进入淘汰赛后,他在1/8决赛中以0.59秒的优势,战胜了39岁的斯洛文尼亚选手罗克·马古奇。1/4决赛中,他因失误撞倒旗门,输给了一位37岁的韩国选手。这项赛事的金牌,最终被菲施纳勒的好友、40岁的奥地利人本亚明·卡尔收入囊中。

等等,看到这里,你或许已经有点疑惑了——这个项目的赛道上怎么有这么“高龄”选手?

把目光转向女子组,类似情况同样存在——52岁的奥地利选手克劳迪娅·里格勒站在出发门前已经足够醒目,但她并不是来“走过场”的。资格赛中,她排在第16位,压线晋级淘汰赛。

数据显示,本届冬奥会该项目男子组32名参赛选手中,35岁及以上的有7人,其中3人在40岁及以上;女子组32名选手中,有11人在30岁(含)以上,除了52岁的里格勒,还有一名日本选手也有42岁。

在全球顶尖的体育竞技舞台上,这样的年龄分布并不多见,但在平行大回转赛场,它却并不突兀。

与人们印象中追求腾空、翻转和瞬间爆发力的公园类单板项目不同,平行大回转更像是一场高速下的“对线”较量。选手两两出发,在几百米长的赛道上连续切弯,比拼的是速度、线路选择和对雪面的判断。

“平行大回转并不需要持续的爆发式力量,对耐力的要求也并不太高,依赖的是节奏控制和技术稳定性。一趟下来40多秒,时间不长,但容错空间极小。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更稳定地把雪板压进雪面,谁能在高速中保持节奏,减少多余的修正。(这需要)经验、感觉和对赛道的理解。”里格勒这样介绍项目的特点。

正因如此,45岁的菲施纳勒依然能在资格赛中滑出最快成绩,52岁的里格勒还能稳稳闯进淘汰赛。赛道上较量的,不只是速度本身,还有多年累积的判断力。

有意思的是,在这条雪道上,年龄从来不是问题,但项目本身的存续却一度被推上了讨论台面。本届冬奥会开始前有消息称,国际奥委会在对未来冬奥会项目设置进行评估,单板平行大回转有“出局”的风险。

对此,不少这一项目的运动员在赛前呼吁,希望这项运动能够保留。他们通过社交平台参与了一项名为“#keepPGSollympic”(把单板平行大回转留在奥运)的话题行动,公开表达态度。

支持者的主要理由包括:平行大回转对场地的依赖相对集中,赛后雪道恢复快,不需要大规模改造;比赛节奏直接,规则清晰,更容易被不同国家(地区)和年龄段的选手参与和理解。在不少运动员看来,这正是这项运动的价值所在。

菲施纳勒在赛后谈及这一话题时,并没有给出情绪化的表达。他认为,平行大回转是单板滑雪中“最接近根基”的项目之一,更强调人与雪面之间的互动与技术积累。

“平行大回转是一项依赖感觉和技术积累的运动,它可能不花哨,但代表了单板滑雪最本质的部分。”菲施纳勒说。

是否“清场”,不会在这一天给出答案。至少在利维尼奥,这条雪道给出了现实状态:观众席站满了人,比赛紧凑而激烈,不同年龄的选手在同一条赛道上完成较量。

据新华社



2月9日,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比赛中。新华社发